大唐双龙传

第五册 十七至十九卷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cntongbook.com

黄易 作品集·异侠系列

大唐双龙传

第五册

十七至十九卷

华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大唐双龙传/黄易著.-北京：华艺出版社，1997.10

ISBN 7-80039-754-8

Ⅰ.大… Ⅱ.黄… Ⅲ.长篇小说：侠义小说-中国-当代

Ⅳ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7)第 22746 号

大唐双龙传

黄易 著

华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（北京朝内南小街前扬棒胡同一号）

（邮码 100010 电话 66736751）

北京印刷学院实习工厂印刷

850×1168 1/32 74.25 印张 1862.8 千字

1997 年 11 月第一版 1997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

ISBN7-80039-754-8/I·662 定价：128.00 元

● 异侠系列

大唐双龙传

〈卷十七〉

香港・黄易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第一章　高朋满座

红拂女速度之高，身法之美，无不在寇仲意料之外。

最头痛是她手上的红拂与曼妙的身法配合得天衣无缝，使寇仲根本无从闪躲，而后退只是让对方得以展开有若长江大河般奔腾而至的凌厉攻势。

一时拂影大盛，旋风般把寇仲卷进狂涛骇浪似的强大攻势中。而无心恋战的寇仲此时连井中月都来不及掣出，只能靠双手应付这红衣美女排空而至的凌厉硬攻。

更糟是她的红拂可刚可柔，拂随意转，长达三尺的拂丝被她控制得像长有眼睛，更赛如灵蛇般专钻敌手的空档。连尘拂把手都能刺穴戳脉，无所不用其极，非常凌厉。

甫开始便是一场以快攻快的近身拚搏，使对手连喘一口气的时间都没有。

寇仲则完全陷进捱打的劣局中，只能见招破招，苦待反击的时机。

“霍”！

拂丝在寇仲的左臂扫了一记，登时衣袖粉碎，现出十多道血痕。这还是寇仲知机，在对手这狠辣的一拂戳上胸口之前，凭旋身横移才刚刚避过要害。

为了抵挡对方不时配以像奇兵突击般的凌厉脚法，终于被红拂女水银泻地式的拂招觑得可乘之机。

十多丝火辣辣的劲气侵体而入。

寇仲知道若任由这形势持续发展下去，自己最终只有伏尸小巷的结局。

忙猛提一口真气，不但化去对方入侵的气劲，还聚运全身功力，一掌劈出。

在这生死关头，寇仲把来自《长生诀》与和氏璧的功力发挥致尽。

红拂女虽稳占上风，可是寇仲这看似平平无奇的一招，却使她有无从挡卸的感觉。

寇仲这一掌实际上是由一连串动作组合而成，通过无数惑敌的变化后，才抵达最终的方位，教她完全无法掌握这突发的掌势。

而所有动作均妙若天成，合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，而且以全身配合，令人感到他把全身的功力和整体心神都投进这一掌之内。

最要命是她本想回拂乘胜扫打他的脸门，可是因寇仲这切在空档间的一掌，却把她进攻的路线完全封死。

她无可奈何下只能变招迎敌，改而沉腕下戳，以虚实幻变手法相迎。

虚的是摆出挺拂扫往小腹气穴的姿态；实则是拂丝上扬，扫打对方右手腕脉。

寇仲哈哈一笑，掌势不变，却倏地斜移前标，掌尖变成刺往这美女线条优美的粉颈，劲气嗤嗤。

红拂女哪想得到寇仲有此反守为攻的应变奇招，虽不服气，但却知已被对方看破了自己的拂法，娇叱一声，收回尘拂，底下闪电的踢出五脚。

寇仲直到此刻才找到反击的机会，一声长笑，一个倒翻到了红拂女头顶上，双掌下按，不着半点痕迹便避过了此妹能使他自愧不如的脚法，避强攻弱。

螺旋劲带出的狂飚，像一股龙卷风暴般把红拂女笼罩其下。

红拂女冷哼一声，尘拂扬起，同时抽打寇仲正迎头下压的双掌掌心处。

“蓬”!

劲气交击。

红拂女娇躯剧震时，寇仲已在大笑声中，腾空而去，叫道：“嫂子果然历害，小弟自愧不如，惟有逃命去也。”

横空而去，消没不见。

红拂女气得猛一跺脚，偏又知道追之不及。

可是给他叫了声嫂子，便想到他一直没有拔刀，心中对他的恶感不由消减了几分。

这才明白夫君李靖为何如此重视与他们两人的兄弟情义。

拓跋玉拍马趋前，来到徐子陵马侧，苦笑道：“徐兄和寇兄实是在下抵达中原后最看重的人物，豪爽而有情义，本意一心结交，岂知最后却闹至如此地步，教人惋惜。”

徐子陵暗里松一口气，他本以为对方会动手，但听他口气显无此意。

点头道：“人生总难事事称心遂意。不过纵使彼此立场不同，但我徐子陵仍当拓跋兄是朋友，答应过的事更不会反悔。”

拓跋玉当然知他指的是借《长生诀》一事，欣然道：“我从没想过徐兄会悔约，因为你根本不是那种人。”

接着压低声音道：“我说出来你或许不会相信，突利可汗其实对你们非常欣赏，只不过碍于有跋锋寒这小子夹在其中，以致难以论交。现在跋锋寒已去，大家该可以坐下来谈谈了。”

徐子陵先是愕然，旋即想到突厥的意欲是中原愈乱愈好。而寇仲明显是一个乱源和破坏均势的高手，登时明白突利示好的另有用心。

岔开话题道：“拓跋兄的消息真灵通，我们刚送走锋寒兄，你们便衔尾追上来了。”

拓跋玉冷哼道：“若连这点能耐都没有，怎样回去向师尊交

待。”

接着叹道：“真教人难以相信，每次再见到这小子，他的功力都精进一层，现在连曲傲都败在他手上。我只想问一句，他是否也在与曲傲一战中受了严重内伤呢？唉！我实在不该作此询问。”

徐子陵对这阴阳怪气的突厥年轻高手更生好感，苦笑道：“教我怎样答你呢？”

拓跋玉精神大振道：“你已告诉我答案了。坦白说，若他没有受伤，我们纵使追上他亦难以拿他怎样，现在则似可尽尽心力。”

徐子陵尚未有机会回话，那边的淳于薇不耐烦地挥着马鞭娇呼道：“师兄啊！轮到人家说话了吗””

寇仲从屋顶跃下横巷，转往天街，左臂中尘拂处虽止了血，但整条左臂仍是阵阵麻痛，伤口则是一片火辣。

对红拂女那使得出神入化的尘拂，实是犹有余悸。

救他小命的是悟自傅君瑜的“奕剑术。”

在红拂女那使他眼花缭乱的拂法下，他根本连挡格亦非常吃力，更别说预估其出手的后着与路线。

可是当他中拂的刹那，她的拂法反出现一丝令他重振旗鼓的空隙，抢回少许主动之势。

那是一闪即逝的时机，却给他准确地把握，并尽其全力运掌一击，这不但扭转了形势，更因争回主动，故能施出奕剑术的手法。

那确等同下棋。使出一着对方不能不应的妙着，从而拿捏到对手的“应子”。

对奕剑法的认识，他又深进一层。

此时他随着人流走过天津桥，来到董家酒楼的院门前，正要进去，后面有人叫道：“寇兄请留步！”

淳于薇俏脸微红的道："自昨晚开始，我就有点喜欢你了。"

在马背上凝神细听的徐子陵吓了一跳道："什么？"

幸好拓跋玉已回到远在五丈外的突厥骑士阵中，否则给他听到才叫尴尬。

此女煞有介事的要和自己说话，那想得到说的是这种话。

淳于薇对他的反应显然不大满意，嘟长小嘴道："有什么稀奇的，人家最欢喜精灵透顶的男人，不用像呆头鸟般被人左哄右骗。只因你不似寇仲般摆出个狡狡猾猾之相，所以人家才没曾注意你而已。"

接着"嘻"的露出雪白整齐的可爱贝齿，眼中射出迷醉神色，柔声道："哪知道原来你的狡猾是藏在肚里面的，使得我们只能眼睁睁的瞧着你们从容溜掉。"

徐子陵既啼笑皆非，又大感头痛，苦笑道："我只是为求生存而想办法脱身罢了！怎可以用狡猾来形容我，你不喜欢寇仲了吗？"

淳于薇横他一眼道："两个我都喜欢，唉！人家要走了，你不向人家说两句亲热话儿吗？你会不会到突厥来找人家呢？"

徐子陵狼狈答道："照我看你是找错对象。若我真够狡猾，现在就懂得该怎样哄你。可惜我却是招架不来。你有没有什么话儿要我转告寇仲的。追人急如救火，姑娘似不应为我这呆头鸟延误时机。"

淳于薇不但不大发娇嗔，反喜孜孜的雀跃道："这番话说得真好。有本事的男人都爱不把女人放在眼内。迟些人家将会回来找你们。唉！事实上跋小子也不错，他若没有杀大师兄，那该有多好呢！"

徐子陵大生好感，这天真多情的小姑娘最可爱的地方是率直坦白，热中追求人生美好的一面。

淳于薇甜甜一笑，又特别压低声音道："告诉寇仲要小心突利，他是个既奸又狡的阴谋家，师尊一向都不喜欢他。于薇要走了！嘻！

很少样貌好看的男人能像你和寇仲般还那么有英雄气概的。”

徐子陵正担心会迟到，闻言如获皇恩大赦般，道声珍重，拍马去了。

寇仲回头瞧去，赫然是突利和一伙突厥高手，正甩蹬下马。

突利让手下牵马，像老朋友般来到寇仲身帝，微笑道：“寇兄若只是自己一个，不如一起吃顿便饭，我约好世民兄在此见面的。”

寇仲与他并肩朝酒楼的台阶走去，故作欣然道：“可汗的好意心领了。先不说我确是有约在身；由于昨晚我才和世民兄闹翻，现在同台吃饭说不定会影响他的胃口，哈！以后总有机会的。”

心中暗自奇怪，怎么算突利跟他也是敌非友，为何竟会如此和颜悦色。以突利这种心高气傲、自持身份的突厥王族，肯如此低声下气，想来必有所图。

突利停下步来，低声问道：“跋锋寒是否走了？”

寇仲随他立定，惊道：“可汗到洛阳没多少天，耳目却这般灵通？”

一伙突厥高手环立四周，摆出阻挡旁人走到两人置身处的阵势，累得要进酒楼的客人都须多绕几步路，显得颇为霸道。

突利笑道：“实不相瞒，像洛阳这种天下重镇，怎可没有我们的耳目。何况寇兄三人故作张扬，公然策马出关。假若我们仍茫然不知，还用来中原混吗？”

寇仲微笑道：“可汗既能看穿我们故意张扬其事，当知跋兄是另有妙法，不怕被人跟踪了！”

突利双目杀机一现即逝，从容道：“跋锋寒可以避过任何人，却绝避不开芭黛儿。一来因她熟知跋锋寒的所有技俩，其次是她恩师赵德言国师曾传她天下无双的追踪术，故跋锋寒的如意算盘是肯定打不响。”

寇仲笑道：“即使能追上又怎样呢？”

突利洒然笑道：“我们这么说下去，定要再次针锋相对。坦白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说，我对寇兄的行事作风非常欣赏，希望大家能化敌为友。以至看看彼此有否合作的可能性，那对双方均有利无害。”

寇仲淡然应道：“可汗这么看得起小弟，实令我受宠若惊。日后有机会尽可把酒详谈，想想有什么能令双方皆可获利的大计。”

突利欣然道：“寇兄果是识时务与形势的人，将来必大有可为。时机成熟时，我自会专诚拜访。”

寇仲乘机告辞登楼。但心中仍在盘算和揣测突利可圈可点的“时机成熟”这句话。

徐子陵跟在一群约有七、八骑大汉之后进入董家酒楼宽敞的外院，入门后才看清楚其中一人赫然是李世民，却不见李靖或红拂女。此时避无可避，惟有希望李世民看不到他。

岂知李世民一行人似乎人人同时生出警觉，都朝他瞧来。

徐子陵硬着头皮道：“竟然这么巧，世民兄亦是到这里来。”

李世民露出一个略带惊喜的笑容，趋上来道：“正要找子陵兄详谈，想不到在这里遇上。”

他的手下人人脸含笑意，没有半丝剑拔弩张的味儿。但徐子陵却感到他们的目光在找寻自己的破绽和弱点，无有遗漏。

李世民欣然道：“让小弟为子陵兄引见，这位是尉迟敬德兄，不但精通兵法，且擅使长矛钢鞭，名震江淮。”

年约二十五、六的尉迟敬德踏前一步，拱手为礼。

乍看此人的体格既不高大也不魁梧，故而并不十分引人注目。可是却给徐子陵入目即深刻难忘的感觉，原因是他稳立如山的气度，自带一股杀气腾腾的迫人气势，显示出非凡的功力和气质。而且信心十足，乃是能于千军万马中视敌人如无物的猛将。

他的脸容有种朴拙厚重的味道，但双目精灵闪烁，使人知他绝非可以轻易相欺的人物。

徐子陵打量他时，他亦还以注目礼，微笑道：“相信很快便可

以向徐兄讨教来自《长生诀》的超凡绝技了!”

徐子陵当然明白他说话背后的含意，微笑不语。

另一人踏前一步自我介绍道：“在下庞玉，见过徐兄。”

徐子陵顿时眼前一亮，此人长得高大漂亮，更难得是体型匀称，没有任何可被挑剔之处。且风采明朗，给人举止文雅，擅于词令但又不会多作废言的印象。

这两人都是李世民天策府的中坚人物，更是他和寇仲的劲敌。

立在庞玉后侧是个表面看来文质彬彬的儒服书生，白皙清秀的脸上常挂着一丝似是胸有成竹的笑意，说起话来则慢条斯理的，一副好整以暇的神态。

当李世民介绍这人就是长孙无忌时，徐子陵记起此人和尉迟敬德都是寇仲特别提过的人，不由心中暗懔。

尉迟敬德不怒自威的霸气、庞玉的英挺潇洒和长孙无忌的深不可测，均使他生出警惕之心。

接着其余三人分别是罗士信、史万宝和刘德威，均是达至精气内蕴的高手。只是这六名手下，已可略窥李世民惊人的实力。

介绍过后，李世民亲热地挽着徐子陵的臂弯走到一旁，低声道：“昨晚小弟与李靖先生竟夜详谈……”

听到李靖之名，徐子陵立时按捺不住，打断他道：“人各有志，不能相强，世民兄莫要看寇仲平时一副玩世不恭的神态，事实上却极有主见，立定的决心绝不会因别人而动摇的。”

李世民放开他的手弯，洒然笑道：“如此小弟可省回很多话。将来如有得罪之处，子陵兄勿要见怪，小弟亦是逼不得已。”

深深望了徐子陵充满感情的一眼后，断然挥手，含笑领着一众天策府的高手自行入楼去了。

徐子陵暗叹一口气，知道他已错过了最后一个与李世民修好的机会。

自这时开始，李世民将会成为他们最可怕的大敌。

第二章　董家酒楼

长着一把美髯的“银龙”宋鲁风采如昔，而与他形影不离的柳菁也出落得更迷人，像颗随时可滴出醉人汁液的蜜桃。

宋鲁订的厢房位于董家酒楼顶层的南端，与南翼其他厢房以一个小厅分隔开来，益显出宋阀在洛阳的声望和地位。

通道由五、六个宋阀的年轻高手把守，他们见到寇仲，神态恭敬不在话下，骨子里亦透出心悦诚服的崇慕意味。

事实上寇仲和徐子陵从无名小卒闯出名堂，成了天下有数的英雄人物，早是武林年轻一辈的欣羡目标，比之那些含着钥匙出世的门阀子弟，更使人觉得难能可贵。

寇仲不摆半点架子，有礼而亲切地和把门的宋家高手打过招呼，在他们引领下进入厢房。

原可摆设十桌酒席的南厢只在临窗摆着一席，窗外就是横过洛阳南北，舟船往来不绝的洛河，若坐在靠窗的椅子，探头下望便是有洛阳第一桥之称的天津桥。

寇仲跨过门槛时，一名五十来岁，胖嘟嘟，满身珠光宝气，象个大商贾模样的男子，正立在宋鲁身旁喁喁细语。

柳菁则小鸟依人般在另一边半挨在宋鲁身上，侧耳细听两人说话，间或发出银铃般的娇笑声。

宋玉致背门而坐，秀发似乎经过悉心梳理，宫髻云鬟，自有一种高贵秀丽的动人韵味。

柳菁瞥见寇仲，美目亮了起来，娇笑道：“小仲来哩！竟长得这么高大。”

宋鲁目光落在寇仲身上，站起来呵呵笑道："士别三日，刮目相看，想不到我宋鲁一向自负目光过人，亦对两位看走眼。"

那一身俗气的大胖子眉开眼笑的施礼道："寇爷肯赏面光临，乃我董家酒楼荣幸。"

这么一说，寇仲才知此人是董家酒楼的老板。

宋玉致纹风不动，也没有回头瞧他或与他打招呼。

宋鲁离座迎上寇仲，伸手握起他两手，双目电芒烁闪，同时透出深刻的情怀，叹道："自当年一别，随即得闻君婥的噩耗，人生无常，令人难以排遣。幸好你两人终不负君婥的期望，想她在天之灵，定感安慰。"

被他勾起心事，寇仲就像变回当日在船上那不懂事的孩子，一对虎目红起来，只懂抓住宋鲁温热柔软的手，却不懂说话。

坐着的柳菁微嗔道："今天只准说高兴的话，小仲快罚你鲁叔一杯。"

那董老板拉开在宋鲁座位旁的椅子，笑道："仲爷坐下先喝口热茶再说，徐爷不是和你一道来吗？"

宋鲁想起未为两人引见，搂着寇仲肩头朝座位走去，道："董方是董家酒楼的大老板，在洛阳无人不识，也是我宋鲁三十多年的老朋友，都是自己人，不用客气。"

寇仲连忙施礼，道："小陵他随后便来。"

坐好后，柳菁笑道："董老不是想练站功吧？为何不肯坐下。"

双方显是非常亲热，董老板笑道："为了赚两顿饭糊口，我是天生的辛苦命。今天不知刮的什么风，三个厢厅都给不能不打个招呼的贵客订了。唉！夫人该知道我坐下来便再不愿起身的。"

众人听他语带自嘲，说得有趣，都笑起来。连紧绷着俏脸的宋玉致亦绽出一丝笑容，但仍不肯迎上寇仲向她灼灼而视的目光。

寇仲笑道："董老板真风趣，只不知李世民那小子订的是那一个厢厅呢？"

宋鲁显是知悉他和李世民关系转劣，沉声道："你刚才没撞见他吗？"

寇仲淡然道："我撞到的是突利，李小子约了他在这里共进午膳。"

董方有点尴尬的道："秦王本想订这个厅子的，因可俯瞰天津桥一带的美景，但我早预留给鲁兄，当然不能答应他。"

柳菁摆出一个娇媚可人的猜估神态道："那他该是移师西厅，那处也可看到部份天津桥和朝西苑方向流去的洛河景致。"

董方叹道："西厅也给人抢先一步订了，所以秦王只能屈就东厅，尚幸那里虽看不到天津桥，仍有洛河东段的景色可供观赏。"

宋鲁呵呵笑道："谁人如此有面子？照我所知，董老板是为了怕来自各地的贵人临时订不到最高层的厢厅，宁可空着也不愿随便给人预订了呢。"

这时连宋玉致都露出注意的神色。

寇仲别头瞧往窗外，洛河两岸的壮丽景观尽收眼底。耳内传来董方的说话声道："鲁兄确是小弟肚内的蛔虫，我一向抱着广交天下英雄豪杰的心意，故哪一方都不想开罪。"

柳菁发出一阵银铃般的笑声道："那么谁做皇帝，我们的董老板都可大做生意了。"

董方和宋鲁呵呵大笑时，宋玉致微嗔道："董叔尚未交待究竟谁要了西厅哩！"

董方答道："订的人是我们洛阳首富荣凤祥大老板，他要招呼的客人是'知世郎'王薄和来自吐谷浑的王子伏骞，你说我怎敢要他们换厅子呢？"

寇仲闻言一震，回过头来道："今天有好戏看了。"

徐子陵在一名知客的殷勤带领下，拾级登楼。

那知客介绍道："宋爷订的南厅在顶楼的四厅十二房中首屈一

指，名闻全市。”

徐子陵正要敷衍两句，后面有人俏唤他的名字，愕然转头，赫然是久违了的美人儿师傅云玉真。

徐子陵忙支走知客，待巧笑倩兮的云玉真来到身旁，欣然道：“又会这么巧的？”

云玉真探出玉手挽着他臂弯，亲切地道：“你是愈长愈俊，寇仲却是愈大愈坏。你两人若可作点交换就好了！寇仲有没有告诉你曾见到为师呢？”

此时已踏足顶层，云玉真领着他来到西厅外一个厢房门前，停步凑在他耳边低声道：“师傅有个重要的消息告诉你：王薄已与宇文化及秘密结盟，现在更全力拉拢伏骞，希望能借助吐谷浑这新兴的力量来打天下。”

徐子陵本因云玉真太过份的热情而剑眉紧锁，尤其是给她如兰的呵气直钻进耳鼓内，既富挑逗性又痒得怪难受的。不过听得最后两句时，登时浑忘一切，虎目神光闪闪道：“果有此事？”

云玉真香唇若有意无意，又似情不自禁的在他耳珠揩了一记，柔情似水的道：“师傅就算要骗任何人，都舍不得骗子陵你。不过伏骞此人城府极深，这趟到中原来主要是了解形势，绝不会轻率地靠往任何一方的。”

徐子陵忍不住把头挪开少许。在不足三寸的近距离瞧着云玉真的俏脸道：“师傅你不是刚抵洛阳吗？究竟是从何处得知这么多秘密讯息？”

云玉真正要答话，一阵柔和悦耳的男声从厢房内透门传出来道：“玉真！你与谁在说话？还不快来。”

徐子陵立即认出是“多情公子”侯希白声音，云玉真的俏脸飞红，尴尬应道：“来了！”

接着迅快地在徐子陵猝不及防下香了他脸颊一口，说道：“迟些再来找你们。”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